

旅游情境下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研究

——基于心理学视角

骆泽顺, 林璧属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无法解决地方依恋形成心理机制这一理论问题。在当前旅游领域研究中,有关实证研究在地方依恋已经形成的理论预设前提下,通过编制相关量表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来探讨目的地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后果行为。至于这两种依恋有何区别、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指导相应的依恋行为等相关理论问题却鲜有涉及。该研究回溯到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构建了旅游情境下的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并得出以下结论:(1)内部工作模式(依恋表征)原理可用以解释地方依恋形成的心理机制;(2)内部工作模式是由一般依恋表征和特殊依恋表征组成的层级结构,前者指导社区居民依恋的形成,后者指导游客依恋的形成;(3)地方依恋存在内隐和外显两种状态。社区居民依恋由内隐状态激发为外显状态去指导其依恋行为,游客依恋从外显状态内化为内隐状态去指导其依恋行为。

[关键词]地方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内隐依恋;外显依恋;旅游情境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4)12-0045-1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4.12.005

1 引言

作为描述人与地方之间情感联结的术语之一^①,地方依恋受到了环境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社

^① 相关描述术语还包括: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社区依恋、社区感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一般而言,人文地理学常用地方感,环境心理学常用地方依恋。有观点认为,地方感和地方依恋在核心内涵上可视为等同概念(相关概念辨析参见:朱斌,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一文)。

[收稿日期]2013-09-03; **[修订日期]**2014-05-27

[作者简介]骆泽顺(1983—),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方依恋理论与旅游规划, E-mail: zshluo@foxmail.com; 林璧属(1963—),男,福建德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与旅游规划等, E-mail: bishu123lin@126.com。

会学、休闲游憩学、旅游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其最初定义是指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1]。相对于当地居民(locals),在早期研究中,外来者(newcomers)能否产生地方依恋曾受到极大质疑。一般观点认为:与成长或长期居住在地方的“局内人(insider)”相比,诸如游客此类的“局外人(outsider)”不会与地方形成强烈的情感联结。如斯坦曼斯(Stedmans)认为外来者不可能产生地方依恋,并总结了相关观点:(1)他们不可能与当地居民共享相同的社区价值观;(2)他们是地方的消费者而非塑造者;(3)他们与地方短暂接触不可能形成依恋情感;(4)他们带来外来生活方式而威胁着地方性^[2]。

相比而言,休闲和旅游领域的研究似乎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假定地方依恋已经形成,并在这一理论预设下研究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及后果行为等问题。绝大多数研究沿用了心理测量学派的实证主义范式,通过开发设计相应的地方依恋量表,采用自我报告法(问卷调查法)进行测量研究。然而,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把原本整体现象简约化为几个客观变量间的关系机制,并且无法解释人类地方体验的主观情感,为此受到了有关学者的批评。沙麦(Shamai)甚至认为地方感形成的过程超出了实证研究的范围,不可能被定量测量^[3]。也有研究者基于心理学视角认为,这种外显测量方法并不适用于属于内隐心理特质的地方依恋,它只能测量认知和行为成分,无法揭示人类情感本质^[4]。并且,外显测量法局限性还在于:在心理学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中,它只能报告个人外显态度,而不能测量内隐态度。当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不一致时,内隐态度往往更能预测人们的行为。

鉴于实证主义范式研究未能解决地方依恋形成机制这一理论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性研究的范式,力图摒弃实证研究的理论预设,回溯到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具体探讨旅游情境下社区居民和游

客地方依恋形成的心理机制,并阐释它们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指导各自依恋行为时的工作原理,以期对地方依恋理论的形成机制有所发展。

2 相关文献综述

2.1 地方依恋有关概念的梳理

2.1.1 地方依恋概念发展过程

早在1977年,格尔森等(Gerson, et al.)就提出了地方依恋的术语^[5],但未明确定义。直到1983年,休梅克和泰勒(Shumaker & Taylor)才给出具体定义,即:地方依恋是指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1]。但该定义把产生依恋的地方狭义地局限于居住地。之后,伊达尔戈和埃尔南德斯(Hidalgo & Hernandez)提出了较为广义的定义:个体与特殊地方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其主要特征是个体表现出与该地方的接近倾向^[6]。这一定义将依恋对象从居住地拓展到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拓宽了地方依恋的研究领域。

地方依恋内涵认知最初只强调情感成分^①,尔后又认识到认知成分^②和行为成分^③。为了将众多地方依恋概念整合起来,斯坎内尔和吉福德(Scannell & Gifford)提出了一个三维(人-心理过程-地方)整合框架:人指依恋的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两个视角;地方为依恋的客体,从地理空间范围、地方的社会或物理要素来认知;心理过程是指地方依恋作为人们对地方的一种态度而具有的情感、认知和行为3种成分^[7]。

2.1.2 地方依恋维度和类型的发展过程

实证研究已证实地方依恋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但对其维度构成尚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的二维观点^[8];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生活方式(lifestyle)^[9]及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联结(social bonding)的三维观点^[10];熟悉感(familiarity)、归属感(belonging)、认同感(identity)、依赖感(dependence)与根深蒂固感(rootedness)五维度观点^[11]。

地方依恋类型主要根据不同群体各自依恋程度来进行分类。如根据对地方根植程度而划分的5种地方感:与地方肤浅(superficial)的联系、与偏爱的(partial)联系、与个人的(personal)联系、与籍贯的(ancestral)联系、与文化的(cultural)联系^[12];哈蒙(Hummon)描述了5种人们与其居住地间的关系:2种日常的和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感以及疏离的、相

对的和无地方感的3种情感^[13]。

2.2 地方依恋形成过程的相关观点

有关地方依恋形成过程主要有如下观点:人文主义地理学主张使用现象学方法探讨地方之于人类存在的深层意义;社会学认为,地方蕴含的社会关系导致人们产生地方依恋;环境心理学认为,与依恋情感相关预测/影响因素是地方依恋产生的原因。

2.2.1 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学观点和“地方芭蕾”观点

人文地理学一般用地方感来描述人与地方间的情感关系,主张运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反对实证主义的分析范式。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Tuan)运用现象学去描述空间如何成为地方、情感与思想在人对地方依恋中的角色等问题^[14]。他认为空间是抽象、缺乏内容的,而地方是一个主观维度,是被赋予价值和意义的空间,经由人的主观体验建构而成的意义中心。地方感来自内在的知识,在于人的内心,源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亲密关系、传统的回归等,通过长期的听、嗅、品、触等才能形成^[15]。

抽象的空间经由体验得以成为有意义的地方,地方意义亦是自身移动的副产品。约翰森(Johnson)曾指出,移动是理解事物意义及增进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通过身体的移动了解事物内在意义^[16]。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感同样可以通过移动而形成。人文地理学家西蒙(Seamon)提出的“地方芭蕾”观点就是解释人们的时空移动如何形成地方意义的过程。他认为地方感通过地方芭蕾而形成,地方芭蕾由“身体芭蕾(body-ballets)”和“时空常规(time-space routines)”组成。“身体芭蕾”是借用芭蕾舞的韵律感和规则性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动作规律,这些动作具有类似的连续性和重复性,故称之为“身体芭蕾”;而“时空常规”指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律性行为^[17]。“身体芭蕾”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固定的生活规律和行为习惯,“时空常规”为这些生活规律和行为习惯赋予了时空上的规律性,人们又在时间和空间上持续重复“身体芭蕾”这一动作。地方芭

① 情感成分强调地方之于人的特殊意义,认为地方不是抽象空间,而是被人为地赋予情感和意义的集合。

② 认知成分是在对地方的感知觉、记忆等认知过程基础上的态度、判断、信仰、价值观以及地方的象征意义。

③ 行为成分是指与地方依恋相关的行为及行为倾向,主要表现是人们保持与某地的接近。如:宗教朝圣者对宗教场所接近、旅游者会定期到访附近的城市公园、游客的故地重游以及灾后居民更愿意社区重建时按照原状恢复。

蓄只有满足3个条件时才能形成,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环境中移动;在地方休息而形成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依附关系;并与在地方相遇的人之间存有价值和世界观的认同^[17]。

2.2.2 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观点

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地方不仅仅是空间的范畴,更是社会关系的场域。地方往往被当作研究社会关系的背景,这些社会关系植根于地方,并支配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社区正是一个集朋友和亲属的网络关系、植根于家庭生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联结以及持续社会化过程的复杂系统^[18]。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研究多从社区依恋的视角进行探讨。

社区依恋的形成存在着线性发展模型和系统模型两个模型。线性发展模型认为,人口规模和社区密度线变化影响社区关系,假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会弱化社区内朋友和亲属关系、社会事物的参与程度以及社区的情感联系。系统模型则认为,社区依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强调居住时长、社会阶层地位以及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在建构社区依恋中的重要作用。卡萨达和贾诺威茨(Kasarda & Janowitz)研究发现,系统模型观点更适合解释社区依恋,人口规模和社区密度的增加不会弱化亲属和朋友关系,居住时长对社区依恋的影响最为显著^[18]。比尤特尔等人(Buttel, et al.)的研究不支持系统模型,发现社区规模和年龄是社区依恋的主要预测因素^[19];高迪(Goudy)的研究则支持社区依恋系统模型,但同时也发现年龄因素对社区依恋亦有重要影响^[20]。

2.2.3 环境心理学的相关观点

环境心理学从“态度-行为”的整体关系去研究人在环境中的行为,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也多用心理测量学方法研究人们的行为特征。根据地方意义来源不同,环境心理学主要从地方社会维度和物理维度两个视角分析地方依恋的成因。

与社区依恋预测因素类似,社会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居住时长、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房屋所有权、社区规模、拥有子女状况、移动性及范围等^[21]。与社会学建构主义观点不同的是,环境心理学不仅仅关注地方的社会维度,而且从物理环境特征来探寻地方意义来源。地方意义不仅来自建筑环境,也来自非居住环境/自然环境^[22]。地方依恋价值中介模型认为,个体并不会对地方自然特征直接产生依恋,而是因为其所代表的意义^[7]。自然环

境特征代表儿童时期的氛围而影响其依恋情感,一个人依恋着物理氛围是因为其代表他的过去。

2.3 旅游领域内地方依恋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旅游领域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主要沿袭了环境心理学关于“态度-行为”整体思路,相关研究在地方依恋已经形成的理论预设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为倾向。

旅游目的地居民依恋影响因素的研究,除了关注以往研究成果中的居住时长和是否在当地出生因素外,鉴于目的地社区环境的特殊性,谷和瑞安(Gu & Ryan)还分析了北京什刹海胡同居民因为生活在建筑遗产环境会增强其地方依恋程度,开展胡同旅游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游客对居民日常生活的侵入程度(如交通堵塞、噪声等)也会影响其依恋程度^[23]。唐文跃对西递、宏村和南屏3个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研究发现,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和旅游发展水平会影响居民对古村落的依赖和认同^[24]。

游客地方依恋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包括目的地的地方性特征,还关注了游客主观方面的因素。如侯等人(Hou, et al.)研究发现,游客涉入(involve-ment)程度和目的地吸引力都是地方依恋的前因变量,而涉入程度以目的地吸引力为中介而间接影响地方依恋程度^[25]。李(Lee)在研究预测游客地方依恋的因素时发现,目的地吸引力和个人选择目的地偏好的影响最为显著。游客对家庭出游的传统目的地的依恋程度更高,作者建议此类目的地应该更加关注以家庭为导向的营销计划^[26]。维斯纳等人(Veasna, et al.)验证了目的地形象和可信度(credibility)能显著影响目的地依恋^[27]。赵宏杰和吴必虎的研究发现,地方依恋程度与游憩专业化行为程度成反比,与游憩专业化情感程度成正比^[28]。与上述实证研究不同,黄向和温晓珊首次使用质性方法(VEP,游客使用图片法)来研究地方依恋的基本结构及其形成过程。研究表明,地方依恋纵向上由精神性依恋和功能性依恋构成,游客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为:游客长期地方空间体验→功能性依恋→习惯→精神性依恋^[29]。

2.4 文献述评

从上述文献梳理来看,早期质疑游客能否产生地方依恋的观点,随着地方依恋概念的发展而变得不合时宜。地方依恋主体从社区居民逐渐扩展,依

恋类型和维度也不断发展,但这些研究只关注地方意义之于不同依恋主体的程度,而未能探讨地方意义本身内涵所在。地方意义的来源成为地方依恋成因的研究焦点,如人文地理学主要从现象学视角分析人的主观体验对地方意义的构建;社会学建构主义观点把社区居民当作依恋主体,从地方社会维度来分析依恋形成的预测因素;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不仅从社区居民视角关注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也从地方物理维度分析了“局外人”地方依恋的预测因素。

但正如莱维茨卡(Lewicka)在《地方依恋:近四十年我们走了多远》一文中评论的那样:与40年前相比,现有研究只是在地方依恋测量工具上有所改进,将依恋对象从居住地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地方依恋维度构成的拓展,但这都未能推动地方依恋理论的发展^[21]。尽管存在大量有关地方依恋预测/影响因素的研究,但仍然不清楚人们通过怎样过程而产生地方依恋情感。这些预测因素都不同于心理变量,它们只为提供了探寻依恋机制的线索,而无法告知我们这些机制是什么。

因此,对地方依恋形成的内部心理机制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3 旅游情境下地方依恋的理论阐释

3.1 依恋的形成机制:内部工作模式原理

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是阐释婴儿/儿童与其看护者之间情感关系的理论,为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比(Bowlby)所提出,并由他奠定了依恋的研究框架和基础。依恋理论研究的源起是在二战时期,人们发现一些孤儿即使身体上受到了很好的照料仍表现出焦虑不安等心理障碍问题。儿童表现出来的依恋行为并不是因为看护者(一般为母亲)对其生理需求的满足,而在于看护者满足其情感上的需求。这种依恋关系依赖于内部工作模式的形成。

内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s),又称依恋表征(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是理解依恋关系形成的基础,它能够从理论上阐释人类为何能产生依恋情感。鲍尔比将内部工作模式定义为一种认知或情感性的构造,是在亲子间行为交互作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表征^[30]。这种依恋表征不同于其他心理表征,而在于它具有生物遗传的特性。内部工作模式原理可以简要描述为:在依恋双方相互交往过程中而形成,交互的结果使得依恋双

方的交往经历内化为固定的行为模式,而后该行为模式会影响并指导个体后期的依恋关系和行为。内部工作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费尼(Feeney)认为它是依恋理论的核心原则^[31]。正是基于依恋表征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依恋理论被认为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终生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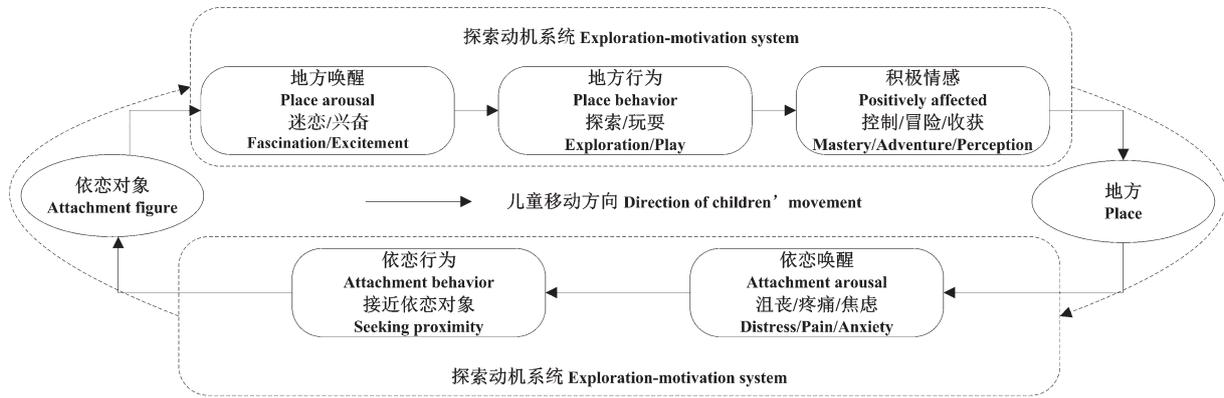
内部工作模式形成后,它在指导依恋行为时是如何具体工作的呢?心理学研究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工作模式是无意识的、面对依恋对象能够自动激活依恋系统^[32]。这个过程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和信息加工资源或任何随意行为,而是以完全无意识的、内隐的方式进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工作模式是按照有意识的脚本和图式进行的,以有意识、外显的方式进行。鉴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依恋表征既可以影响个体外显的、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回忆,又可以内隐的、无意识的影响人们对现在的感知或判断^[33]。

3.2 从依恋理论到地方依恋理论:地方依恋发展理论

依恋理论原本是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关系,而对人地之间的依恋关系能否适用?澳大利亚学者摩根(Morgan)认为,成人地方依恋由儿童时期的地方经历发展而来^[34],将依恋理论中的内部工作模式原理用以解释地方依恋形成过程,并把依恋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地方依恋发展理论。地方依恋形成的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在该模型中,儿童的行为主要由探索动机和依恋动机两大动机系统所驱使。当外界物理环境吸引了儿童之后,在探索系统的驱动下他们离开依恋对象去外界探索和玩耍,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控制感、冒险及收获的积极情感。一旦儿童因玩耍受伤或因长时间离开依恋对象而产生焦虑情绪时,依恋系统便取代了探索系统得以启动,并产生接近依恋对象的行为去寻求情感上的安抚。当儿童焦虑情绪得以安抚之后,探索系统开始重启,依恋系统和探索系统之间相互循环便促使了依恋理论和地方依恋的整合。与依恋理论的内部工作模式类似,儿童这种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积极交互的模式逐渐会内化为无意识的内部工作模式,儿童在此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积极情感的影响便产生了地方依恋情感^[34]。

该理论阐释亲子依恋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地方依恋关系的过程,将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关系拓展到天地间,为依恋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之间提供了对话



资料来源:修订自参考文献[34]。

图1 依恋理论与地方依恋整合模型

Fig. 1 Integrated model of human attach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的平台。但地方依恋发展理论依然是基于“局内人”视角来论证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无法解释诸如游客此类“局外人”地方依恋的发生机制。并且,该理论对内部工作模式的认知仅停留在整体性的层面,而内部工作模式是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心理学构念,不同层级结构的内部工作模式指导着不同的依恋关系。基于此,本文将从分析内部工作模式的层级结构入手,进一步发展地方依恋发展理论,并以此为据来区别和分析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两种不同的依恋关系。

3.3 两种依恋关系的区分:依恋表征的层级结构

随着个体的成长,依恋内部工作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呢?很显然,单一、无差异的内部工作模式不可能有效指导成人间各种依恋行为。换言之,不同人际关系需要不同内部工作模式给予指导。

从内部工作模式的结构来说,成人个体一般存在两个层次:一般依恋表征和特殊关系依恋表征(为了表述方便,内部工作模式以下将简称为依恋表征)。一般依恋表征起源于儿童时期与其看护者间的依恋经历,通过与依恋对象间的经历而形成的构念,是其他依恋经历和关系的一般化形式;特殊依恋表征产生于成人间的依恋经历,随着成人间依恋关系发展而来的。这里使用“特殊”一词来描述成人间依恋关系的一种表征,将其与由儿童与成人间发展而来的更一般、更基础的构念区分开来^[35]。

根据对内部工作模式层级结构的分析,社区居民依恋和游客依恋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内部工作模式类型的不同及其所处的层级结构不同。社区居民依恋由一般依恋表征指导,类似于早期形成的母婴间依恋关系,这种一般依恋表征是由于社区居民

长时间在居住地生活,这些生活经验逐渐内化于个体之中而形成。游客依恋被特殊依恋表征指导,同成人间婚恋依恋关系相似,这种特殊依恋表征是游客受到外界刺激而逐渐形成的。

4 旅游情境下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

4.1 内隐-外显依恋模型的构建

威尔逊等人(Wilson, et al.)在美国心理学家格林沃尔德和邦纳吉(Greenwald & Banaji)对内隐性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的研究基础上,于2000年提出双重态度模型理论(Dual Attitudes Model)。双重态度模型理论认为,人们对于同一态度客体能同时存在能被意识到的外显态度(explicit attitudes)和无意识的、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s)两种不同的态度^[36]。两者区别在于:(1) 依恋程度和稳定性不同。内隐依恋以无意识状态内化于个体认知当中,具有相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外显态度相对易于改变,可经过构建而获取。(2) 两者内部加工机制存在差异。个体可以报告外显态度的形成原因,但无法系统地从记忆中提取关于内隐态度如何形成的信息。由于态度内部加工机制的不同,导致了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性又造成了态度和行为关系的不一致。正如下面所举的例子:当问及种族歧视者对黑人看法时,被调查者会受到社会性赞许因素的影响而自我报告出不会歧视的态度,但他实际上会表现出不与黑人共事的行为。

作为一种人对地方的态度,本研究认为地方依恋也存在内隐和外显依恋两种状态。在旅游情境下,区分地方依恋的两种状态,能够更好地区分社

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以及地方依恋如何具体指导依恋行为。

4.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格林沃尔德和邦纳吉提出的内隐社会认知理论,过去的经验虽然不能被个体意识到或自我报告,但这种先前经验对个体当前的行为仍会产生潜在影响^[67]。内隐依恋可定义为:个体与依恋主体间因以往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内化于个体情感之中,并能够长时间潜在地影响个体对依恋主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内隐依恋存在形式是以内隐方式内化于个体情感之中。与内隐依恋不同,外显依恋是地方依恋的另一状态。外显依恋是能被个体自我报告出来的依恋状态,它以外显的方式反映着个体的意识、情感和自我认同。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隐依恋被激活后表现出来的外显状态;另一种为依恋表征尚未内化为内隐状态的存在形式。

作为地方依恋的两种不同状态,内隐依恋和外显依恋具体的区别体现在:(1)稳定性不同。内隐依恋一经形成便内化于个体情感之中,这种储存式的依恋关系能够无意识地、长时间影响个体的情感和行为。而外显依恋是个体即时建构的,是个体当前所表达的、被激活的情感联结,因而它具有即时性和易变性。(2)依恋关系强度不同。内隐依恋是依恋主体与依恋对象长时间地交互而内化于情感之中的依恋关系,外显依恋则是个体受到特定的刺激而即时建构或被激活的情感联结。(3)形成的预测/影响因素不同。内隐依恋是在人与地方直接交

互过程中形成的,必须是“在场的”(on the spot)。因此,人与地方的交往经历是产生内隐依恋的主要原因,而外显依恋不一定强调这种“在场性”和交往经历,它可以因受到特定的刺激做出应激反应而在客源地临时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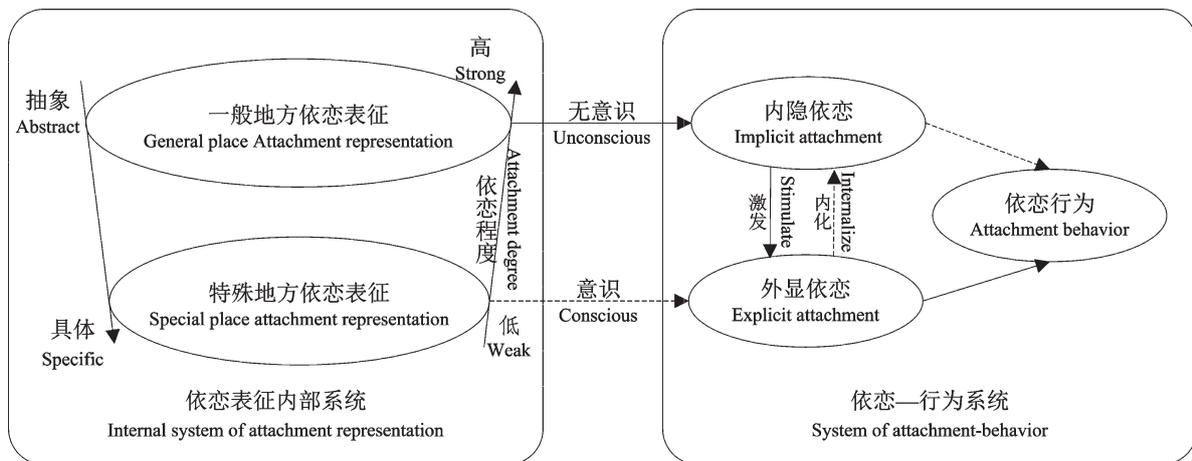
4.1.2 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阐释

根据前文所述相关概念和理论,本文构建了旅游情境下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图2)。

在阐释该模型之前,首先要区分模型中几对概念的关系: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表示两种不同依恋关系;一般依恋表征和特殊依恋表征是两种内部工作模式,分别来指导目的地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关系的形成;内隐依恋和外显依恋是地方依恋关系在形成过程中以及指导其依恋行为时表现出来的两种状态。

在个体的依恋表征内部系统中,地方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依恋表征)是一个由一般依恋表征和特殊依恋表征构成的层级结构。处在依恋表征结构上层的为一般地方依恋表征,用以指导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形成。它是从人们与最容易产生依恋情感的居住地之间关系中抽象而来,适用范围最为广泛。处在依恋表征结构底层的为特殊地方依恋表征。相对早期形成的一般地方依恋表征而言,它是个体在成长后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依恋表征,用以指导游客依恋情感的形成。

一般依恋表征无意识地指导着内化于社区居民个体之中的内隐依恋,当遇到特定的诱因时,如社区因旅游开发而面临着巨大变化,内隐依恋状态



注:实线箭头表示社区居民依恋系统,虚线箭头表示游客依恋系统。

Note: The solid line illustrates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ttachment, dotted line illustrates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tourists attachment.

图2 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

Fig. 2 The model of implicit-explicit place attachment

便会被无条件地、自动地激化而转变为外显状态，个体并以此来指导其依恋行为。游客地方依恋则是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初呈现的是外显依恋状态，这种外显依恋是特殊依恋表征有意识工作的结果，并且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理想状态是随着游客在目的地体验的深入而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后内化为无意识的、稳定的内隐依恋。这种理想状态下，外显依恋和内隐依恋具有一致性，内隐依恋指导着具体的依恋行为。但是，如果游客的外显依恋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而没有转化为内隐依恋时，不稳定的外显依恋就无法准确预测其依恋行为。

4.2 旅游情境下地方依恋的内部工作原理

4.2.1 目的地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的内部工作原理

目的地社区居民依恋是以内隐的方式内化于个体之中，这种内隐依恋形成是由于社区居民在长久的生活体验中建立了人际关系网络。这些交往经历逐渐内化为固定的行为模式，便形成了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以内隐的、无意识的状态内化于个体之中。当旅游开发介入目的地社区后，社区自然、人文和经济环境都将产生巨大改变，此时，社区居民的内隐依恋便会自动激活而转化为外显依恋，并以有意识状态指导其依恋行为。这种外显依恋状态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以一定的方式反馈给内隐依恋。在目的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如果旅游开发与当地社区的利益和谐时，旅游开发给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增强社区居民的外显依恋，通过反馈机制给内隐依恋以正向的反馈，并会表现在社区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态度上。此种情况下，外显依恋和内隐依恋的一致性会促使两者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目的地开发和管理工作的理想状态。

当旅游开发与当地社区利益不协调时，社区居民不能合理地分享当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收益，而又面临着社区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风俗习惯遭到冲击以及主客关系的紧张等问题，这就会直接降低社区居民的外显依恋程度，同时也会给内隐依恋以负向的反馈。如提亚等人(Teye, et al.)对加纳两个旅游小镇研究后发现，由于当地旅游发展未能带来期望的经济收入，导致旅游地居民和旅游从业人员对发展旅游表现出消极态度和行为^[38]。

4.2.2 游客地方依恋的内部工作原理

通过理论阐释发现，游客依恋是从外显依恋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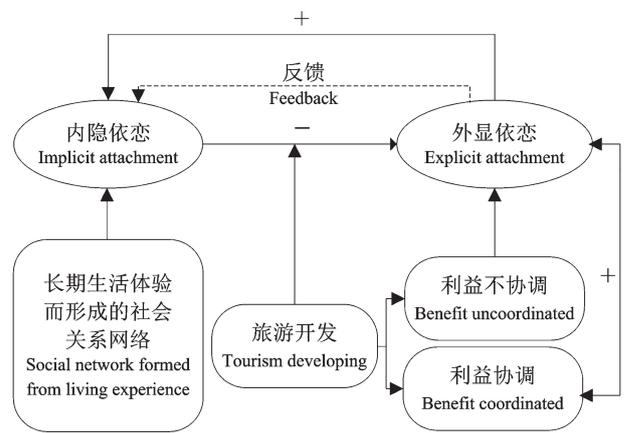


图3 社区居民依恋的内部工作原理

Fig. 3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resident attachment

始形成和发展的。游客对那些没有特殊经历的旅游地产生外显依恋，因为这些旅游地本身具有象征性意义，或是因为这些旅游地具备特殊的地方性。游客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产生文化想象，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参观访问这样的地方，但却会对这些地方有强烈的认同^[39]。游客在旅游地的经历并不是形成地方依恋的直接原因，还需要后续持续的心理投入才能建构出地方的象征性意义，并感知和认同该旅游地的地方性。

这种不稳定的外显依恋最初是受到旅游地自身地方性刺激而引起的个体反应。地方性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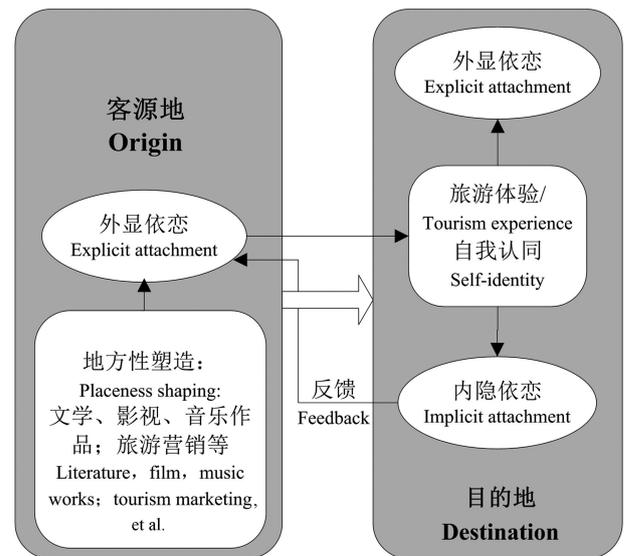


图4 游客依恋的内部工作原理

Fig. 4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tourist attachment

主要通过一些文学、影视、音乐作品、旅游营销、口碑效应等来影响游客的感知(如大陆语文课本里关于台湾阿里山、日月潭的描述引起的大陆游客的外显依恋,电影《少林寺》引发的旅游潮,歌曲《鼓浪屿之波》对厦门形象的传播等)。外显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以有意识的方式指导着游客行为,游客一旦做出旅游决策,便激活了外显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游客再通过在地亲身的旅游体验,并持续地与旅游地发生交互,逐渐形成了地方认同,如果游客的这种不稳定的外显依恋达到了理想状态,就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后内化为无意识的、稳定的内隐依恋。游客形成内隐依恋状态后会通过反馈机制给予外显依恋状态以正向的反馈,此时,内隐依恋和外显依恋具备了一致性,外显依恋就能很好地预测其依恋行为。当游客外显依恋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而没有转化为内隐依恋时,此种情境下不稳定的外显依恋就不能准确预测其依恋行为,特别是旅游业较为关注的重游意向。

5 结论与讨论

地方依恋理论于2006年被国内学者黄向引入旅游研究领域^[40],目前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研究主要是实证主义范式,并在地方依恋已经形成的理论预设前提下去开展。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质性研究的范式,探讨了实证研究理论预设的前提问题——地方依恋的“元问题”,即旅游情境下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形成的心理机制。尽管也存有相关学科对地方依恋形成的观点,如人文地理学中现象学的观点强调人的主观体验对地方意义形成的作用,“地方芭蕾”的观点具体解释了人的时空移动如何形成地方意义的过程;环境心理学从人与环境关系出发,重在测量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因素对地方依恋的影响;社会学建构主义认为地方意义源自社会化的过程。事实上,地方依恋本质上是人对地方的一种情感态度,这些观点都未能触及地方依恋的心理发生机制。虽然摩根提出的地方依恋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方依恋形成的心理机制,但该理论局限于“局内人”依恋情感形成过程而忽略了诸如游客此类“局外人”的依恋情感。为此,本文沿着摩根从心理学依恋理论探寻地方依恋形成机制的方向,进一步引入内部工作模式层级结构原理,同时探讨了“局内人”和“局外人”依恋情感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在旅游情境下提出了内隐-外显地方依恋模型,在理论上初步论证了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及其指导依恋行为的工作原理。

虽然本文在旅游情境下探讨了社区居民和游客地方依恋的形成机制,但仍无法全面打开地方依恋形成心理机制的黑箱。地方依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除了存在典型“局内人”的社区居民依恋外,还存有大量特殊情境下的“局外人”依恋类型,如第二居所依恋、宗教朝圣者依恋、游憩者依恋。诸如此类的特殊情境下的地方依恋形成机制仍亟待探明。正如依恋理论中内部工作模式的发展结构能够解释人的一生中可能发展出的亲子关系、伙伴关系、婚恋关系等,今后地方依恋的研究应该继续沿袭依恋理论内部工作模式原理去探讨不同情境下地方依恋的形成机制。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以及有助于本文观点提炼的相关评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Shumaker S A, Taylor R B. Toward a clarificat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s: A model of attachment to place[A]//: Feimer N R, Geller E 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Directions and Perspectives*[M]. New York: Praeger, 1983. 219-251.
- [2] Stedman R C. Understanding place attachment among second home owners[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6, 50(2): 187-205.
- [3] Shamai S. Sense of place: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J]. *Geoforum*, 1991, 22(3): 347-358.
- [4] Gulizhaboli, Xin Ziqiang, Li Dan. A review of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5): 86-93.[古丽扎伯克力, 辛自强, 李丹. 地方依恋研究进展: 概念, 理论与方法[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5): 86-93.]
- [5] Gerson K, Stueve C A, Fischer C S. Attachment to place[A]//: Fischer C, Jackson R, Stueve C, Gerson K, Jones L. *Networks and Plac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etting*[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139-161.
- [6] Hidalgo M C, Herna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73-281.
- [7]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 [8] Williams D R, Roggenbuck J W. *Measuring Place Attachment: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C]. NRPA Symposium on Leisure Research Symposium, San Antonio. 1989. 32.
- [9] Bricker K S, Kerstetter D L.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J]. *Leisure sciences*, 2000, 22(4): 233-257.

- [10] Kyle G, Graefe A, Manning R.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5, 37(2): 153-177.
- [11] Hammit W E, Stewart W P. *Sense of place: A call for construct clarity and management*[C].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tate College, PA. 1996.18-23.
- [12] Hay R.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8, 18(1): 5-29.
- [13] Hummon D M. *Community Attachment*[M]. Springer US, 1992. 253-278.
- [14] Tuan Y F.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5, 65(2): 151-165.
- [15]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1974, (6): 211-252.
- [16] Johnson M.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Aesthe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17] Seamon D.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A]. //: Buttimer A, Seamon D.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M].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0. 148 -165.
- [18] Kasarda J D, Janowitz M.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 39(6): 328-339.
- [19] Buttel F H, Martinson O B, Wilkening E A. Size of place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A reconsidera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9, 6(4): 475-485.
- [20] Goudy W J. Further consideration of indicator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82, 11(2): 181-192.
- [21]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 (3): 207-230.
- [22] Manzo L C. Beyond house and haven: Toward a revisioning of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1): 47-61.
- [23] Gu H, Ryan C. Place attachment,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mpacts of tourism: The case of a Beijing huto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4): 637-647.
- [24] Tang Wenyu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attachment of ancient village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Xidi, Hongcun and Nanping villages, southern Anhui [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3): 51-55. [唐文跃. 皖南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分析——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 人文地理, 2011, 26(3): 51-55.]
- [25] Hou J S, Lin C H, Morais D B. Antecedents of attachment to a cult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Hakka and non-Hakka Taiwanese visitors to Pei-pu, Taiwa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5, 44(2): 221-233.
- [26] Lee C C. Predicting tourist attachment to destinatio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1): 229-232.
- [27] Veasna S, Wu W Y, Huang C H. The impact of destin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on destination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destination attachment and destination imag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6):511 - 526.
- [28] Zhao Hongjie, Wu Bihu.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for Great Wall climbers[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1):127-135. [赵宏杰, 吴必虎. 长城攀登者游憩专业化与地方依恋关系之研究[J]. 人文地理, 2012, 27(1):127-135.]
- [29] Huang Xiang, Wen Xiaoshan. Factors and structure analysis of palce attachment based on VEP method: A case study of Baiyun Mountian[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6): 103-109.[黄向, 温晓珊. 基于VEP方法的旅游地地方依恋要素维度分析——以白云山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27(6): 103-109.]
- [30] Crowell J A, Treboux D. A review of adult attachment measure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J]. *Social Development*, 1995, 4(3): 294-327.
- [31] Feeney B C, Cassidy J. Reconstructive memory related to adolescent-parent conflict interactions: The influence of attachment-related representations on immediate perceptions and changes in perceptions over tim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5): 945.
- [32] Maier M A, Bernier A, Pekrun R, Zimmermann P, Grossmann K E.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s unconscious structures: An experimental tes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4, 28(2): 180-189.
- [33] Wang Zhengyan, Yang Ye, Wang Bin. Social cognitive researches on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4(6): 880-887.[王争艳, 杨叶, 汪斌.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社会认知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6): 880-887.]
- [34] Morgan P.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22.
- [35] Treboux D, Crowell J A, Waters E. When “ new” meets “ old”: Configurations of adult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arital functioning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2): 295-314.
- [36] Wilson T D, Schooler T Y. A mode of dual attitud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0,107(1):101-126.
- [37] Greenwald A G, Banaji M R.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 102(1): 4-27.
- [38] Teye V, Sirakaya E, Sonmez S.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3): 668-688.
- [39] Zhuang Chungping, Zhang Jianxin. Place identity: Analysis fro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19(9): 1387-1396.[庄春萍, 张建新. 地方认同: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9): 1387-1396.]
- [40] Huang Xiang, Bao Jigang, Geoffrey W.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recreational behavior [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9): 19- 24.[黄向, 保继刚, Geoffrey W. 场所依赖 (place attachment): 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006, 21(9): 19-24.]

A Implicit-explicit Place Attachment Model in a Tourism Context: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LUO Zeshun, LIN Bishu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Place attachment—the bond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has been investigated from a range of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the last 40 years including human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sociology, leisure science and tourism,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Place attachment theory is now an important conceptual tool for destination management and destination marketing in the field of leisure science and tourism. The available research on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tourism context is mainly empirical. A number of place attachment self-reporting scales have been developed that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predictors and the behavioral intent of place attachment for both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of tourists.

Despite the plethora of studies on the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people become attached to places. The existing empirical research generally assumes that place attachment has already been formed and largely ignor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attachment. Moreover, such studies offer no explanation of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place attachment. Thus,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clarified how the two attachment groups—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ourists—have formed their attachments from a tourism perspective. Further, there is no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or for how they guide their attachment behavi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formativ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in a tourism context.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and on a dual attitude theory model,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mplicit-explicit place attachment model to both illustrate the formation of and the working model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ourists' attachment. The study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internal working model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 is the main formative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Second, the internal working model is considered to be a hierarchical model with the gener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attachment being at the top of the hierarchy and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attachment being lower. The residents' attachment is guided by the gener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attachment; the tourists' attachment is guided by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attachment. Lastly, there are dual states of place attachment: implicit attachment and explicit attachment.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residents' attachment is that the explicit state is excited by the implicit state to guide the attachment behavior. Correspondingly, the explicit state of tourists' attachment is internalized into the implicit state to guide the attachment behavior.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of both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ourists in the tourism context. However, it does not fully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lace attachment. Place attachment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The typical insider attachment is community attachme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pecific instances of outsider attachment for particular places, such as place attachment among second-home owners, second-home place attachment and religious place attachment. The formation of such specific instances of place attachmen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in attachment theory can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s that may develop in a person's life, such as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ellowship between people and marriag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instances of place attachment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theory.

Keywords: place attachment; internal working model; implicit attachment; explicit attachment; tourism context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魏云洁]